琴台客聚

彥火

忍字的學問

在禪學上，「忍」是一門非常高深的學問。有道是「忍字頭上一把刀」。忍不了，那把刀一掉下來，滿盤落索。

儒家說：「小不忍，則亂大謀。」這其中大有學問，許多事情，不管大事小事之成敗，皆懸於這個「忍」字。

所謂退一步海闊天空，這個道理誰都會明白，但往往發生爭執，在火遮眼下，在這個「忍」字底下，大都過不了關。

且說唐高宗某日東巡，聽聞泰山下有一個九代同堂老叟叫張公藝，有一門獨家忍字訣，成全他九代同堂而能一家和睦。

唐高宗親臨農舍，召來張公藝，問有什麼妙訣可以使得一門九代同居而相安無事？

張公二話不說，在皇上面前鋪開張宣紙，寫了100個忍字。

唐高宗看後，深受啟悟，龍顏大悅，給了他很多賞賜。

中國俗語有道：「屈己者能處（服）眾」。

記得某次與畫家黃永玉聚會，他說過一個故事：有一個印尼好友殷商，他之所以成功，只靠七字真言：「高高興興吃小虧」。正因為他願意吃虧，所以他得到商界的尊重，很多人願意與他做生意。

有時太精明的人，人們都避之則吉，怕與其做生意被佔便宜而吃虧。反而這個印尼商人，肯吃點虧，其他商人反而放心與他打交道。

其實吃小虧的歇後語是「佔大便宜」，也是粵語的「除笨有精」。禪界有一句口頭語：「嗔生無名火，能燒功德林。」

人最難忍是心頭無名火，這無名火一起，很容易惹禍，最終弄至反目成仇。

「安禪未必須山水，滅卻心頭火自涼。」這是禪門的座右銘。

學禪不但能窺破浮世功名，也能勘透生死。

學禪的人對生死的看法，覺得是自然現象，不會惜生憎死。

在日本禪界流行一個故事——有一位叫仙崖的一代禪師，書畫文章樣樣精通，求賜墨寶不絕於途。某日，一位富商千里迢迢來求仙崖禪師惠賜墨寶，希望仙崖禪師能寫些吉祥的話，如闔家興旺、代代不衰等意思。

仙崖禪師不慌不忙鋪開宣紙，慢條斯理寫下6個字：「父死，子死，孫死」。

富商一閱之下，大發脾氣，這不是明擺着咒他們三代人一個個死去——大吉利是也。

仙崖禪師對富商解釋道：「假如令公子死在你前面，白頭人送黑頭人，你會歡喜嗎？假如你的孫子死於你的兒子生前，你不更加悲痛嗎？所以如果你們一門三代人，都能順應天命，一代一代依次而死去，這不幸福嗎？」

這正是享盡天年，何樂而不為？富商聽完這番道理，無詞以對。

人生如果能「生如春花之絢爛，死如秋葉之靜美」，乃一大喜事、樂事。

（《學禪》，之十六）

姚弦雅音

姚珏

小滿談育人

本周一是中國農曆二十四節氣中的「小滿」，夏季的第二個節氣，指夏季作物籽粒逐漸爆滿，還未成熟，農民從莊稼的如此小滿憧憬着夏收的殷實。因此宋代文人歐陽修就有詩句「最愛壟頭麥，迎風笑落紅。」描寫了夕陽下一片麥浪，蘊含着豐收的希望。從教書育人的方面來說，也有小滿之時的心情和感受。

上周六，是我在深圳中大音樂學院任教，學生最後一天考試結束。特別驚喜的是，在考試的音樂會之後收到學生們給我送來的花束。從剛開始3位學生第一次接觸室內樂參加訓練，到最後考試舉行室內樂音樂會，3位學生之間的合作和感覺表達，演奏得特別好，我為他們的成長感到驕傲。我感覺年輕人是有潛力的，只要你認真教導他們，他們會慢慢學到東西，只要老師對他們有信心，全力以赴地去教授他們知識，我們有熱忱，其實會感染學生。看着這些學生，我就會想像到小滿時節，麥浪迎風，豐收在望的好時節。

作為一名老師，最希望學生可以理解到你讓他們做些什麼，你對他們要有要求，這點很重要。剛開始的時候，這幾位學生沒有任何拉室內樂的經驗，因此第一堂課很緊張，而且最後考試還有一個匯報演出，我就很擔心。但是後來我看到學生們的認真和進步，學生在上課的時候還會錄音，回去再繼續聽和體會。在教學上，我知道教育上要十全十美是很難的，「小滿終歸勝萬全」，需要的是因材施教，累積每一次的進步小滿，逐步提升水平，因此我根據不同的學生心理，用不同的方法去教學調節他們。當然，我覺得做老師，最主要還有一個就是要有感染力，和他們講不同的背景故事，你自己要非常投入，才能感染學生。就像我每次拉琴投入百分之一百二十，但是因為觀眾和我們有距離，所以他們可能只會感覺八九成。演奏和教學異曲同工，只有我自己全心投入，才能讓學生體會到音樂的魔力，讓他們體會到音樂的語言。我不僅是教學生怎麼演奏，更是教他們怎麼去理解，怎麼去感受和表達音樂，這更重要。

作為老師言傳身教，對學生影響深遠。上周五我參加活動，觀看了鳳凰衛視製作的一個最新紀錄片電影《同學們》。該電影以華南地區教育抗戰史為題材，講述抗日戰爭時期，以嶺南大學、國立中山大學等為代表的多所華南學校，在逆境中為延續教育，師生們冒着炮火長途跋涉遷移到粵北辦學的故事。這個片子讓我深深感受到作為老師，育人的重要性，當年民族危亡之時，那些老師在這麼艱苦的情況下教書育人，培育我們年輕的一代，讓人感動。我現在有這樣的教學態度和熱忱，也是因為我的老師們感染我，我希望我也可以影響下一代，挖掘任何一個孩子的潛力，更好地傳承下去。

小滿時節傳統也是祭蠶神的日子，中國千年的絲綢織布之術離不開養蠶的習俗。唐代詩人李商隱有「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的名句。春蠶就是老師的象徵，中國傳統文化推崇老師的崇高境界，這確實會影響到整個社會的發展，我感受到肩膀上更大的責任。

《同學們》的片子，其實也反映了當年南方是中國學術發展的先行者，如今我們發展粵港澳大灣區，也是要傳承傳統精神，把大灣區的文化發展好，在世界上更好地講好大灣區故事、講好中國故事。我們這些老師也需要堅守我們的事業，執着研究，教育好下一代，發揮更大的作用。同學們成長的一點一滴都是小滿，點滴小滿匯成的則是國泰民安的圓滿。

水過留痕

少爺兵

一人難挑千斤擔

TVB的《中年好聲音》雖然被指模仿內地的電視音樂綜藝節目（歌唱比賽），但大家都認同這類型的節目，以發掘「實力唱將」及新血為主要目的。事實上，香港樂壇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確實是「風光一時」，可惜又無奈的是「實力唱將」的天王天后如張國榮、陳百強、梅艷芳、羅文等，及作曲填詞人黃霑、顧嘉煇皆相繼離世，香港樂壇這些年都在「走下坡路」，亟待注入新血令這行業「風雲再現」！

對《中年好聲音》這節目，電視觀眾是予以讚賞及支持，然而參加者多為中年男女，縱有「實力唱將」，奈何他（她）們的年紀卻是「問題」之一。樂壇中人認為這批「實力唱將」就算被「力捧」，也怕年歲多已是「半百」，其發展之路會受到不少的限制，極其量是「釋放」了中年人的就業機會，要他們在樂壇的日子能走得更遠，在商言商下被認為「不划算」：「所以不能『怪』在樂壇的『投資者』太現實，誰不想在投資上有所收穫？單看傳媒的有關《中年好聲音》的報道也就是作娛樂點滴，引述一二而已，看不到更大的『漣漪效應』，在娛樂圈已是多是非傳言之地，曾是歌壇巨星『主觀性』地批評他們的『唱歌技巧』，其實非職業歌手肯定技巧不完美！也許，多些鼓勵和支持說話，能令樂壇呈現另一番景象吧。」有樂壇中人指任何行業都是「一人難挑千斤擔」，不過「眾人能移萬座山」的情況就絕對有可能，在娛樂圈要看到上述的「風光景象」，相信更需要「天時地利人和」的配合了！

而著名的歌星有感而發地說：「當演藝人也好，當歌星也好，誰不是百裏挑一的事！任何人都要承受生活上帶來的現實壓力，亦是誰也繞不過的關口。」

觀眾認為《中年好聲音》乃娛樂性的電視節目，他們覺得該節目有某一集數的娛樂性甚豐富，就是評委們在舞台上演唱，而台下評委倒是多位參賽者，有此「點子」的安排，令觀眾看得好開心（笑到碌地），認為該環節「無比精彩」，跳出了一般比賽的「老套框框」，值得表揚該節目的所有台前幕後工作人員，觀眾看這節目亦「目的已達」；最終的結局大概都如「白駒過隙，了然無痕」。可惜！可惜！

百家廊

人生最美是小滿

趙倩茹

小滿，二十四節氣中第八個節氣，也是夏季的第二個節氣。《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描述：「四月中，小滿者，物至於此小得盈滿。」小滿，正是小麥籽粒剛剛開始灌漿飽滿，卻沒有豐滿成熟的時節。

縱觀我國二十四節氣中，大小相對應的節氣有小暑大暑、小雪大雪、小寒大寒，唯獨小滿沒有大滿。這也體現了中國人最忌諱「滿」，《尚書．大禹謨》中說：「滿招損，謙受益。」謙虛的人會受到益處，自滿的人會招來損害。

《周易．謙》中也說：「謙謙君子，卑以自牧。」道德高尚的人，總是與人謙恭有禮，做到功高不自居、名高不自譽、位高不自傲。恩師吉春亞教授，全國特級教師，總是謙遜有禮。一年365天，日日陪伴在弟子和工作室老師的身邊，即使逢年過節回故鄉陪母親的日子，依然牽掛老師們的成長，為大家直播答疑解惑。對待工作室的學員更是有求必應，悉心指導，即使嗓音沙啞，從未間斷。縱然如此，她從未自滿，她尊稱每一位老師為「您」，她用慈愛的笑容、親切的話語鼓勵遇到的每位學生、每個人。正如《詩經》所言：「謙謙君子，灼灼其華。」「小滿」是謙遜有禮、關愛他人的胸懷。

「小得盈滿」而未滿，便是人生好時節。前兩周，恩師到我校指導教學，我與師父同台授課，我因自己講得不理想一直糾結於此，對自己失去了信心，是否太過求「滿」？今日想來這不正是「花未全開月未圓」的圓滿嗎？受恩師親自點撥，遇此良機者能有幾人？自己卻把心思花在無法改變的過去時，實在辜負了這份美好。作家白落梅說：「過度的清醒，會讓人覺得薄涼冷漠；過度的沉醉，又會讓人感到膚淺迷離。所以，完美的人生，應當是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小滿」是大成若缺、知所不足的豁達。

「知不足而奮進，望遠山而前行。」報名寫作研習班已3個月有餘，看着師兄師姐們的作品真是羨慕，可自己始終如霧裏看花，靜不下心來，更無法下筆。又不禁想到了網絡金句「人生小滿，不自滿，知不足。」如同春風拂面，撫平了內心的焦慮。我放下那顆焦躁不安的心，對比老師的範文和講解發現：第一，思路不清，沒有結構意識；第二，語言貧乏，缺少積累；第三，不會立意。認識到問題，更加認真地學習例文，多篇對比，終於動筆寫下此篇，居然獲得老師的認可，真是歡喜。雖不圓滿，但是卻打開了新世界的大門，誰又能說這不是「花未全開月未圓」的美好境界？可見，人生最好的狀態亦是「小滿」。「小滿」是沉心靜氣、量力而為的向上。

「夜鶯啼綠柳，皓月醒長空。最愛壟頭麥，迎風笑落紅。」生活需要「小得盈滿」而未滿的清醒，謙遜低調，虛心進取；需要「花未全開月未圓」的期待，心懷美好，拔節生長。如此看來，人生最美是小滿！

爽姐私語

林爽兒

進念·笑傲江湖

因為陳善之我認識了胡恩威，因為胡恩威我嘗試了解「進念．二十面體」。一般文化藝術界提起它，都會說：「我知道這名字，他們有很多創作超新穎的作品，不過我、我們沒看過，怕看不懂！」偏偏卻讓我這個水平有限的人遇上了它！既然能遇上了它，這便是天意！於是我又膽粗粗地去接近它、認識它！我沒有真正地走進它的世界，但卻並不抗拒它的藝術創作，亦開始嘗試聽、看它的東西！第一次接觸的是胡恩威，我和他就在西九戲曲中心的「遊園」見面，我對着這位藝術家說得便說，講得便講，總算談開了，他也坦白地說出要求，要求我在可以的範圍內做些什麼？我則在不合格的分數下做一些可以攀到合格地做他的臨時成員。且是從焦媛演出他的《香港鬼故事》開始，焦媛此劇場作品是獨腳戲，她一個人在台上玩十八區的鬼故事！令人佩服，更佩服的是作品在光影樂的設計概念，非常有趣又好笑！

之後來一齣《三少爺的劍》，由姜卓文和多位青年演員合作玩了一齣有人喜歡有人不明白的大劇院的戲！同樣在布景、音樂、燈光上給予很大的想像空間和感觀體驗。

到了近日再在尖沙咀文化中心出演了《戲曲金庸．笑傲江湖》，一齣戲中包括唱做唸打，5齣折子戲，3個節目組合，包括有《東方不敗》、《獨孤九劍》、南音《說唱笑傲江湖》、《令狐沖夜奔》、《笑傲江湖曲》，還有精華導賞場，適合6歲到80歲的觀眾。應邀參加演出的有北京的戲曲表演藝術家周龍、南京的昆劇國家一級演員孔愛萍和柯軍，以及昆劇的楊陽、宋博凡、賀恩悅和北京的任家樂，還有香港的說唱藝術家南音的楊建平。

藝術總監、策劃、導演及Arts Tech裝置的胡恩威和表演嘉賓，在舞台上用科技展現武俠文學一代宗師金庸的《笑傲江湖》，以新編的折子戲組合而成，道出《笑傲江湖》的武俠故事和人物，造就了一個嶄新的傳統戲曲與現代科技結合而成的創新藝術作品。它又一次令我陷入不可以不折服的表演場景中！

◆演出後，演員任家樂、孔愛萍和敲擊的翁煒桐向觀眾謝幕。　作者供圖

鵬情萬里

趙鵬飛

愛吃剩菜的人

每個回父母家吃飯的人，看看桌上的菜，都會眉頭一皺：怎麼又熱剩菜，說了多少次，剩菜就不要再熱了，直接倒掉吧。父母似乎已經習慣了這種懷有關心的嗔怪，彼此相視一看，並不作回應。其中一個腿腳稍稍靈便的，默默站起來，將桌上熱好的剩菜，重新送回廚房。嗔責的那一位並不放心，也起身跟去廚房，親眼看見剩菜被揀出來倒進專盛廚餘的垃圾筐，湯汁倒進水槽沖走，才面色忿忿重新回到餐桌旁。

吃不完就做少一點，剩下了就馬上倒掉，反覆說反覆說總是不聽，身體健康重要還是剩菜重要。絮絮叨叨喋喋不休的樣子，很親切，也很熟悉。

我靜靜地坐在餐桌旁，除了淺淡的笑，不參與任何意見。對於一個一年回家一次的人而言，在照顧父母這件事情上，懷有自知之明地放棄了發言權。

隨着年齡變大，父母的敏感度也跟着升高，子女們的神情和語氣，甚至會決定他們一整天的情緒。早餐桌上現切的臘牛肉、新煮的雞蛋、剛蒸的春韭菜麥飯、才拌好的田七苗，哪一份最受歡迎，毫不意外，接下來每一天的餐桌上，都會有這道菜。粗粗地觀察了一下，現切的臘牛肉配蘸水，有一陣子一天三餐都牢牢地霸佔了餐桌C位。西北少數民族多，先祖們又都多遊牧，料理出來的牛羊肉風味很是獨特。橋梓口老馬家臘牛肉有一百年的歷史了，只要開着門，永遠都有人在排着隊等。離家最近的老姚家，也經營了幾代人，煮的清真臘牛肉，瘦而不柴，味道醇厚。若是老顧客光臨，不用特別交代，就會自動給切腱子肉。常吃的人，筷子一挑就知道今天的臘牛肉姓馬還是姓姚。母親的左邊膝蓋這一回腫脹得特別厲害，醫生說有積液，需要住院理療，她堅決不肯。母親向來脾氣大，性子執拗，任誰也說服不了。不要說住院，給她手裏遞一根枴杖，她也決計是不會接的。最近，餐桌上的臘牛肉一直都姓姚。

雖然是休假在家，還是不斷有工作要處理。拿出一早就預備好的插頭轉換器，準備給電腦充電，牆上的插座，不知什麼時候已換成了扁扁寬寬的港式三腳制式。下意識在家裏環視了一圈，床頭、書桌、餐桌、電視櫃，每一處入牆的插座中，都有一個換成了香港制式。

父母對子女體貼入微的付出，在眼睛不曾留意的地方，比比皆是。這一世的緣很短，但，一定濃到化不開。

假期旋即結束。坐進車子裏準備去機場，直視前方的餘光裏，父親扶着門口的鐵藝欄杆，盯着即將啟動的車子，母親扶着父親的手臂側身而立。門廊上的深紅色薔薇，正開得繁茂熱烈。車子啟動的那一刻，我不回頭看，也不敢回頭，眼前的薔薇紅早已泛在了幾個人的眼角。

薔薇是一年只開一次的花。我在廣州的花園裏種了一棵，快十年了，藤蔓鋪天蓋地，都快要罩住整個天台。嶺南濕熱，薔薇每年清明節前後開花，每個花頭幾乎都擁湊着開7朵淡粉色的花，標準的薔薇七姐妹。父母門廊下的薔薇，也有七八年了，主枝比我的手臂還粗壯，生發出的枝條，從門廊一直覆到了2樓欄杆上，厚實的雨都滴不下來。每一年所開的花絕不會少於一萬朵，顏色深紅可愛，常引得路人駐足打卡。

情深緣重的地方，連土壤裏都結着厚厚的愛。

◆父母院中的薔薇，開得正繁盛！　作者供圖

路地觀察

湯禎兆

芝加哥大學香港校園

芝加哥大學香港校園正舉辦電車展，其實這個展覽已由去年開始，但現在才有空去參觀。館內地方不大，有趣的展品包括上世紀八十年代電車班次表、前任管理層手稿、1958年戰後電車尺寸圖、戰前1938年英文版路線圖、1954年中英對照路線圖及上世紀七十年代路線圖手稿（複製本）等等，更有真的「叮叮」讓參觀者可以過一過「手癮」，「一叮」下去，真的很多回憶都回來了。

展覽位於芝加哥大學香港校園，在摩星嶺，位置不算很方便，但勝在展期可以維持很長時間。而且芝加哥大學本身是古蹟，也是日落打卡熱點，天清氣朗之時，日落「鹹蛋黃」和對外的海面，形成最漂亮的畫面。

古蹟包括銀禧炮台，隱身於俗稱「白屋」的前域多利道扣押中心，兩者都在芝加哥大學香港校園裏面，屬於後方區域。白屋於2010年獲古蹟辦評為三級歷史建築，政府後來開放給不同組織投標周圍土地，由芝加哥大學投得。校方建設自己的校園之時，也要負責保育古蹟（之前校方就被揭發拆掉炮台某部分，受到學者責難），及開放一部分給公眾，所以就形成現在的模樣。白屋部分有常設展覽，來看「叮叮」也可以同時一看白屋和炮台的歷史。

白屋部分其實也是聯同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進行保育工作的。它的前身為域多利道扣押中心，於1950年代初落成，有4幢兩層高建築物，當年由政治部負責掌管。當時被懷疑在香港從事間諜活動，或者英國管治時期意圖推翻政府的政治犯，均在此被拘留及接受調查。當年電影《色，戒》也在此拍攝呢！至於銀禧砲台，則是1941年香港保衛戰戰場之一。在香港淪陷期間，砲台的其中一個軍火庫，曾被日軍用作囚禁英軍戰俘，戰後先後為國民黨餘部、警隊政治部等使用，算是保存得很完整。